

“共享儿女”上门，养老服务权责如何划定？

阅读提示

近年来，不少年轻人化身老年人身边的“共享儿女”“社区儿女”，用善意和专长为老年人提供帮助，这其中，既有老人或其子女付费购买的服务，也有双方无偿自愿的相互关照。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的当下，此类互助养老模式能成为居家养老的一种补充，但也面临信任建立难、服务边界模糊等现实困境。

“阿姨，我来看您啦。”

郑州大学生张平（化名）拎着一袋水果，推开屋门时，李阿姨的身后，已摆满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。这已是她们相识的第4年。

2022年，张平散步时偶然结识了独居的李阿姨，随后常去看望她。“我有时间会帮阿姨遛狗、拿快递，她也常留我吃饭，像家人一样彼此照应。”张平说。

近年来，不少年轻人像张平一样，化身老年人身边的“共享儿女”“社区儿女”，用善意和专长为老年人提供帮助，这其中，既有老人或其子女付费购买的服务，也有双方无偿自愿的相互关照。

专家表示，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的当下，此类互助养老模式能成为居家养老的一种补充，但应明确此类服务的法律关系和权责边界，强化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，制定统一的行业服务规范。

从温情陪伴到付费服务

“认识李阿姨后，我感受到了长辈的各种生活需求，现在也在社交平台上接一些散单。”张平告诉记者，她会留意社交平台上的求助帖，这些帖子多由空巢老人的子女发布，希望有人代为陪同老人前往银行、政务大厅，或者上门帮助老人注册手机软件。

“起初，大部分长辈见到陌生人上门会感到惊讶，得知是子女找的‘外援’，通常会很欢迎。”张平说。

记者检索发现，此类服务在社交平台已有一定规模。在某社交平台，以“共享儿女”“社区儿女”为关键词的笔记，浏览量超过36万次；在某个人交易平台，许多用户长期提供“共享儿女”“代看望老人”等服务，内容包括日常探望、陪诊看病、日用品代购等，如果老人遇到纠纷，甚至还可以“假装子女、帮忙撑腰”。

此类服务的价格一般为每小时30元至100元不等，每单费用在200元至1000元之间。

除个人兼职接单外，部分企业和线上平台也在对这种新型服务模式展开探索。

2023年以来，河北石家庄、山东淄博、甘肃定西等地陆续出现了“社区儿女”服务站养老模式，由政府搭台提供场地和政

策优惠，吸引养老机构合作，服务社区老年居民。

“合作街道的社区老人打个电话，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就会随时上门关怀、探访照顾。”石家庄爱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红雨介绍说。

“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在不断加速，而且面临高龄化、失能老人增多的挑战。”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、北京人口发展与治理研究创新中心研究员赵梦晗指出，当前我国养老服务尚存在专业长期照护资源不足，城乡、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。

“‘共享儿女’‘社区儿女’模式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社区对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的支撑功能。”赵梦晗说，“通过将陪伴、陪诊、调解矛盾等需求打包成服务产品，能为老年人提供即时、高效的帮助，以持续、低偿甚至无偿的方式提供日常关怀和精神慰藉，是传统家庭养老之外的重要补充。”

和老人“走得太近”被子女拉黑

“我父母并不适应陌生人的照顾，心里总有隔阂。”来自广东的苏女士坦言，2025年，她的父亲生病住院，自己在外地工作无法抽身，就在网上请了“共享儿女”陪诊照护，但父母一直拒绝。“跟他们说，是我的朋友来帮忙，他们才勉强接受。”苏女士说。

信任建立难、服务边界模糊，是“共享儿女”“社区儿女”养老服务模式面临的现实困境。

来自江苏的小姜曾在某平台兼职做了3年“共享儿女”，却因为一个快递，失去了自己的“客户”。

“我曾陪一位阿姨办理过签证，当时聊得很开心，2025年11月我给她寄了一次特产，阿姨的女儿认为我跟老人‘走得太近’，不仅把我拉黑，还找到平台投诉我。”小姜向记者述说了自己的经历。

平台之外，类似的权责模糊也困扰着社区养老服务机构。

“目前，‘社区儿女’和老人的服务关系还没有明晰的法律界定，万一发生纠纷确实存在一定风险。”张红雨告诉记者，如果上门服务的工作人员一直佩戴记录仪，又涉及泄露老人的隐私，让从业者陷入两难、心存顾虑。

赵梦晗指出，“共享儿女”“社区儿女”模式在名称上借用“儿女”这一家庭伦理称谓，容易将复杂的代际关系与服务关系相混杂，模糊养老服务的权责边界。

同时，这一养老服务的从业者队伍流动性大，而老年人期待且更适应长期陪伴，频繁更换服务人员，反而会对老人产生额外的负面心理影响。“各地社区的实践内容、服务频次、人员培训要求等差异较大，尚缺乏统一的服务规范和培训标准，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。”赵梦晗说。

互助养老如何规范化发展

互助养老模式的社区化实践可追溯至2012年，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白云街道云丰社区成立了由52名青年志愿者组成的服务队，与老人结对进行照料。

江苏南京还创新推出“时间银行”互助养老模式，以“服务储蓄、跨时兑换”方式鼓励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、健康老人帮扶失能老人，实现“一代帮一代、低龄扶高龄”的良性循环。

记者注意到，“互助父母协议”“在外互帮父母计划”等概念也在网络空间悄然兴起。

这一新型互助养老模式如何实现规范化发展？

赵梦晗建议，首先要明确志愿者或服务提供者的身份定位，建立清晰的法律契约与服务协议，界定双方权利与义务。同时，建立风险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，为从业者和老人购买意外保险。

“老年人同样有走出家门、在外活动的需求，希望政府和街道能在社区综合体、公共服务场所中规划更多的养老服务设施用地，例如增设托管照护、医疗卫生、老年人文化活动中心等场地，并进行适老化改造。”张红雨说。

针对从业者流动性大的痛点，赵梦晗建议，采取固定结对等模式确保服务衔接顺畅，减少老人的适应成本。同时，由国家或地方层面制定统一的服务规范与培训标准，明确服务内容、频次和质量要求，提高职业人员的综合素养，建立明确的晋升通道，通过设立行业荣誉等激励举措，提升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认同感和吸引力。

来源：工人日报